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六十九

雜著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二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

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

也穆非顯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其制皆在

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

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

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出室亦曰祀鄭注周禮有守祧

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

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

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二昭二穆
有文出室武出室鄭氏曰出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
為四親庶高祖以上親及則毀而遷遷昭常為昭穆常為
穆昭之二新入廟者於昭之二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
廢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於昭之近廟而自近
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及故也其穆
高祖于昭之出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及故也其穆
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而遷其近廟於主
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於二之近廟而遷其近廟於主
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梁穀傳
及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
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
后援為太祔不容為昭穆為穆以下十二出至太王穆為
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出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
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精文之昭也邪晉應韓武之穆

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武王在左為於
倒置而諸廟別有門拒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為為尊
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焉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
敬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
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
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
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
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
如之後出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後
漢明帝紀祭祀志云其後積多自是以來更曆魏晉
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摺經守禮之臣而皆
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

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
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
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
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如此宜亦有所不安矣神
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
一正千古之繆甚盛幸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
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
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圖論獨
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
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
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

禘祫烝嘗之祀而為一酌莫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
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
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
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帝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東

昭
昭

北大祖

都門南

北寢廷廟廷垣門南

穆

穆

西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昭

太祖右穆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昭穆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太祖后稷

武世室

昭昭昭

文世室

穆穆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設有三宗周公
 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不窋公刘皇極嚳高圉公叔王季武

康穆懿夷宣
 鞠慶節差弗公蒞亞圉太王文王成昭

周七廟圖

周九廟圖

劉歆說

稷高圉以

公叔季文時

稷

稷亞圉以

公叔季武時

稷

稷公叔以

王季武成時

稷

稷太王以

王季武康時

稷

稷王季以

武康昭時

稷

高圉公叔王季	武王時
亞圉太王文王	成王時
公叔王季武王	康王時
亞圉太王文王	昭王時
公叔王季武王	
太王文王成王	
王季武王康王	
太王文王成王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世室成昭穆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武康穆懿夷宣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文成昭共孝厲幽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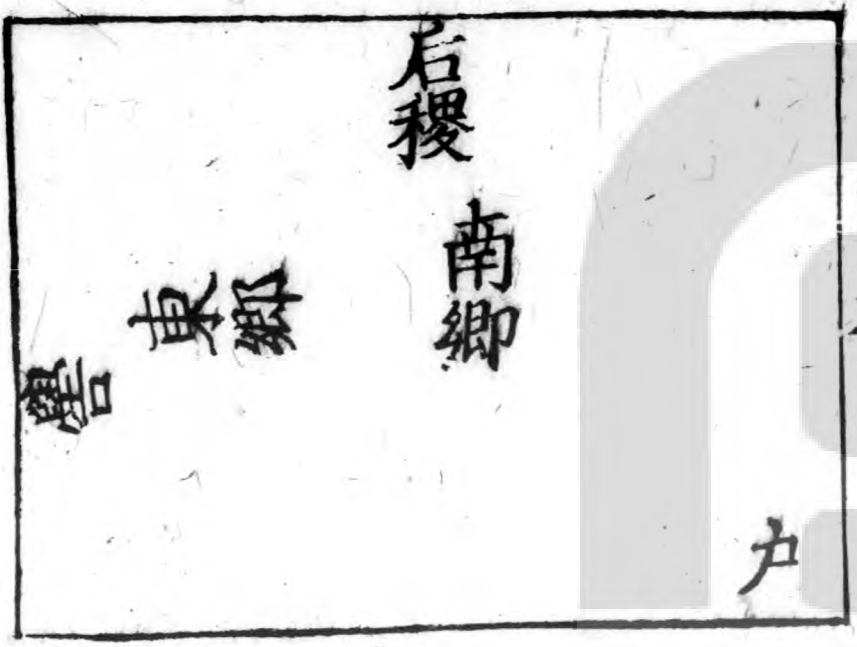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歆說為是今亦未能決其
 是非故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
 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祔其主於左祧
 遷其祖之主于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于祖之故廟即
 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群昭皆動而穆不移祔
 穆則群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蓋將代
 居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
 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于祖父者也
 元豐議禮何洵直張操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
 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
 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上祭也

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及去右壇而為墀王季親及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墀又皆一而已不可以越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

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於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禮所謂昭與

昭蔭穆與穆蔭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
 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
 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
 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
 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
 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者難處者耶曰古人坐
 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
 安知不如時禘之位乎時禘有圖在後

周大禘圖



趙山循曰禘上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
 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禘圖

鄉南皆昭為王至不

東鄉 太祖后稷

鄉北皆穆為王至

春秋傳曰禘祭者毀廟
之主皆陳於太祖羣廟
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周時禘圖

王季 公叔

南向

文王時

文王 王比

國亞

王季 公叔

南向

武王時

文王 王比

武王 王季

南向

成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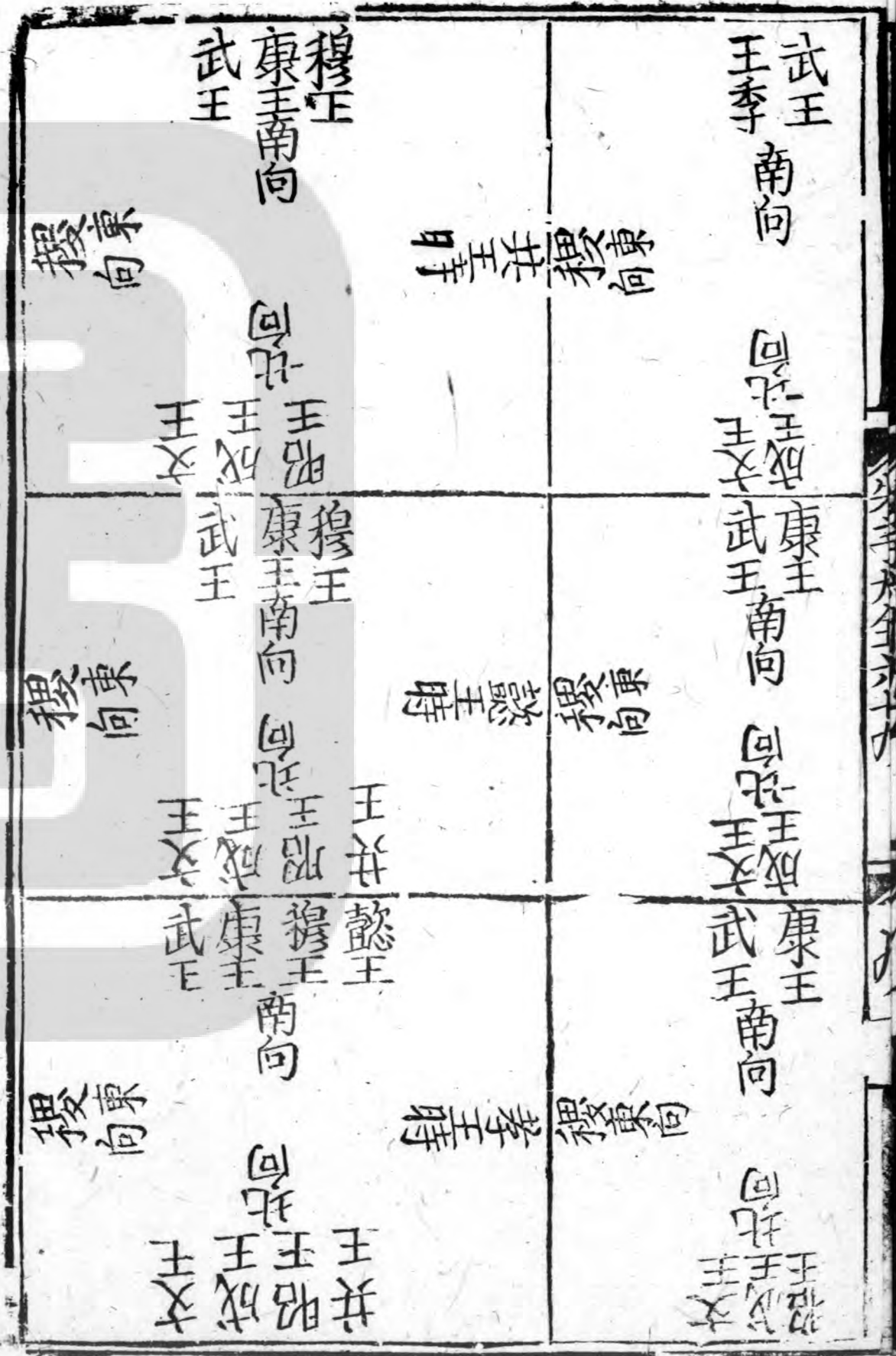
文王 王比

東向 穆王時

東向 穆王時

東向 穆王時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璠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之土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嫌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出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禘之時雖之而未見璠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出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之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



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躰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天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禮之變也然設

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別定廟議圖記圖已見前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禁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大指以為僖祖實為帝者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不當祧毀合仍舊居太廟第一室四時常享則居東鄉之位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六室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宜毀而太祖太宗仁宗功

德茂盛宜準周之文武百世不遷號為世室其宣祖真宗
英宗則遷於西夾室以從順祖翼祖之後祫享則序昭穆
於堂上而時享不及焉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
室為親廟時享祫享於儀異時迭毀則三昭三穆以次而
遷唯高宗受命中具異時雖或親盡亦當如仁宗故事別
為世室百世不遷蓋雖通為十室而三世室自在三昭三
穆外其始祖之廟與三昭三穆正合七世之文如劉歆說
而兄弟相繼名為一世先儒亦有定議并考古今畫成圖
樣其說甚備且謂它日恢復中原還及舊京則又當別考
古制世為一廟而革去東漢以來同堂異室之陋蓋不獨
為今日議也而廟堂持之不止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

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
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德祀僖
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傳良又復牽合喪綴以附其說其語
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蓋將問
之以此也熹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
之良以為然且喻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
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
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
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
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未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
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椿亦皆以熹說為然而

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致混亂而嘗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故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君臣服議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斬衰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經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虔惑悞四方已如

此而於布四脚之下注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注云上領不盤則雖間有率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溫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逐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木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製者耶抑將以紙為胎使之剛強植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耶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

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牴牾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其所以然也乃有強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耶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弗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襴衫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

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實之悞反至於廢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管履而符乃無又承用之者遂履鞅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內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

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巾
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大
袖布襪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經小祥日改服布四
脚直領布襪衫腰經布袴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淺
黃衫黑銀帶履臣之服分為三等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
四脚大袖襪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幘
頭大袖襪衫袴冑經其下等則布幘頭襪衫冑經而已詳
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白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
襲者又有四脚有襪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別為一襲者
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
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

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復繆悞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
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也古制中乃民
之蓋古者免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
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字文氏竅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
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皆為燕服與
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
子之冠四衣冕通天幘頭帽子雖昔直領上領古裙今襪
可服如之何而可並用於一時乎
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見前已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
祥而釋今禮小祥更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練其去巾帽
亦不知有四脚幘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其
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係幘頭則知二者非異物
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親衫者則亦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
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天以為天子備

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禮制度考
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
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衰三年為父為君如
儀禮喪服之說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衰
辟領負版揜衽布襦衫布裙麻冪經麻首經麻帶管屨竹
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
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
以為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
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
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
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

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
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
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
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一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
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
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尊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
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
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
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
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
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

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即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則並雖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取事高

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今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祗用冕服朝會用服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今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生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准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

唐公服

見通典開元禮序

下篇 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疏

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公書儀但斬衰齊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高氏送終禮其說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別為公私通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生之禮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民臣禮議同安作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省置禮部尚書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掌故又數十人每一率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數十人者又相與聚而謀之於其器弊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節

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違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據古今而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揔之得其所以不合者五必欲舉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蓋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禮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一也書脫幸而存者亦以上下相承必習者簡平時既莫之習臨事則驟而學焉是以設張多所謬盩朝廷又無以督察繩糾之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二也柰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

斟酌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
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恠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
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三也州縣惟三獻官有祭服其
分獻執事陪位者皆常服也古今雜糅雅俗不辨而縣邑
直用常服不應禮典此禮之所以不合者四也又五禮之
書當時修纂出於衆手其間亦有前後自相矛盾及踈略
不備處是以其事難盡從此禮之所以不合者五也禮之
所以不合者五必將率而正之則亦有五說焉曰禮之施
於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及頒之則傳者苦
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
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號曰紹興纂次以政和民臣禮

略銀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

一通於守令一
通於宰一
通於

名山皆積藏之守視司察躰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

州縣自銀之板正歲則摹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

可以永久矣此一說也禮書既班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

之篤厚好礼者講誦其說習其頌禮州縣各為若干人稟

之於宰名曰治禮每將率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舉

司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率繩治之此二說也祭器不一

郡縣所用至廣諸祭唯釋奠從祀所用器
物之多難以悉

朝廷給也但每事給一以為準式付之州郡積藏於太

守廳事使其制為之以給州用以賦諸縣或恐州縣自
造不能齊同

即賦錢於州縣各為若
干請行在所屬製造其器物用者自為一庫別置主典

與所積藏者守令到罷率以相付書之印紙以重其事禮
服此法此三說也祭服則當準政和禮州懸三獻分獻執
事替祝陪位之服率其所有者議其所死者補之使皆為
古禮服釋奠分獻之屬皆用土人製造頒降如祭器法此
四說也禮書之不備者休嘗考吉奠儀更加詳考而正之
仍為圖其班序陳設行事升降之所事為一圖與書通班
之詩禮如則見者曉然矣此五說也夫禮之所以不合者
如此必將率而正之其說又如此亦可謂明白而易知矣
而世未有議之者則以苟簡之俗勝而莫致意焉故也是
其所以每難也愚故曰禮不難行於上而欲其行於下者
難也故迷斯議以為有能率而行之則庶乎其有補焉尔

改官議

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入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
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率歲旣定負有關則
降指揮令率

一近制新政官人並令作懸其率狀內只言犯入已贓甘
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
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率者徇私妄率多
不擇人及至負敗又旣譴責今欲乞於率狀中添入此
項如有違矣必罰無赦

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
所以人得妄率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

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取事及
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宰主降官放罷
有或名者即令落職則宰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
矣

一改官之人設使所宰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
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
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盡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
之縣才短者味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
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
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為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
之人精加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雜大縣者為上繁雜

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雜
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管再入
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
為任

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宰改官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
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
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略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
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
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
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
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
世務而具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卒而其取人之
額不均又設太孝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
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
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
言者又皆恠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孝者之心志是以人
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
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
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

工為患而唱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
斟酌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孝其
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孝者
必衆而今州郡之孝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
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
鮮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
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
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
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
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
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定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

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率衆說而斷以己意季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衆實季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率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率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率而爭趨太率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率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率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

之人而它州不与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它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揀其弊而不以大約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這州三率終場人數太率終場人數諸州亦合分還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如以本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又損太率解額舍選人分數使与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數推許則士安其土而无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

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率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率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其餘五十人自衣常半明立所率德行之目如八行且取其半而又減其法

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宰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数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宰以俟後宰其行義有虧宰術無取宰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

初設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
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
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孝官人之本意哉今當首
罷无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年而
擯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
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
孝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孝者所當知而其
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
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
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

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
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孝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
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孝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
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
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
可缺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
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
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
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
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
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孝論語中庸孟

子義各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揚子則如荀
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策則諸史時務亦
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然為一科通鑑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
律曆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
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
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
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
言則有淵奧尔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
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
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
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
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

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
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率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
經之本文与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率中選之文諷
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
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
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
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
為經率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
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
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
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

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
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
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
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
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麟等說恐亦可取
令應舉人各
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
將來警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它說以辨其是非則治
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
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
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

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
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
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
聞猶以為恠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恠矣主
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
文巧為闢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
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
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
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勅所差考試
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
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

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
看詳糾率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恠題而諸生得守家法
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
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躰而呂申公
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
大為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
但條陳所問之疑畧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
子之實孝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荅義者通貫經
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家法之條矣
蓋今日經孝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
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

借用它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
者三二千言別無它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
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孝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孝者卒
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革其弊當
更寫卷之式明著問自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
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說其意又次旁列它說而以己意
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
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躰每道止
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荅義不至枉費
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
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孝卑近之失皆

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
其孝之至矣其孝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孝官以來
實孝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
之太孝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
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
仁宗之時太孝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
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
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
游太孝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
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侵壞所謂太孝者但為聲
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率之文而嘗得

雋於屋場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
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
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
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
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
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
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
濫以選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
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
為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
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率同日引

試則彼有鄉卒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後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矣哉矣其計會監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一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猶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為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鬼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為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詭譎誇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為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認

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躡使以深原簡嚴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為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所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無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采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

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札書後又謂若如此却是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用今惟見此一段豈

類皆是歟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減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女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居寢有誓御之箴誓近臨事有誓史之道宴居有工

師之誦史為書

太史君書誓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博言無人謗商旅于市

陳也陳其黨物百工獻藝藝其技

政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其書春秋尚御誓戮聲

之上下

幾猶察其

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

列廷爭以正揀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藐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仁義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聽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迓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置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
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
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
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
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玉之月居中后之
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三
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臬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旗
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其朝在
庫門外而設兩觀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

內朝皇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
槐與九棘設為石與師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
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
之位而王曰親朝如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治象
賓相族人朝焉玉燕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
王曰親朝如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治象
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外朝
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卿居焉外朝
之法朝十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
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治
建

國之神位右社稷右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皇門之
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
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
何謂貨賄曰有太府
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
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

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弊帛邦都之賦以待宗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炉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盞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實以笋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尾尊代加勺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

於東階之東盥洗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酌醴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鬯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三拜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悅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悅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者鼻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後爵獻官執爵三祭奠

爵於遠之間俛伏具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
與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
以盤兼滓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
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
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醑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
再拜退

獻者 贊者

分奠二人 贊者

祝

掌儀者

司尊

趙壻親迎禮六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椅卓置於堂

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著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
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壻盛服主人醢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于次女尊長

醢子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于聽事主人升自阼階

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不答拜姆奉

女出中門至干聽事壻揖之至婦轎前率簾以俟姆奉

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

皆以一燭前導以行壻先至聽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

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

於閭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于西

席婦拜壻答拜壻為婦率蒙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

斟酒壻揖婦同祭酒卒飲從者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畢
又斟卒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
徹饌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第六十九

圖

